

BOULE DE SUIF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de suite des lambeaux de troupe en déroute avaient traversé la ville. Ce n'étaient pas la troupe, mais des hordes débandées. Les hommes avaient la barbe longue et sale, des uniformes usés et ils avançaient d'une allure molle, sans drapeaux, sans régiments. Tous étaient éreintés, incapables d'une poussée, d'une résistance, marchant seulement par l'habitude, tombant de fatigue sitôt qu'ils s'arrêtaient. On voyait surtout des mobilisés, gens pacifiques, rentiers tranquilles, pliant sous le poids du fusil<sup>1</sup>; des petits moblots<sup>2</sup> alertes, faciles à l'épouvante et prompts à l'enthousiasme, prêts à l'attaque comme à la fuite; puis, au milieu d'eux, quelques culottes rouges<sup>3</sup>, débris d'une division moulue dans une grande bataille; des artilleurs sombres alignés avec ces fantassins divers; et, parfois<sup>4</sup>, le casque brillant d'un dragon au pied pesant qui suivait avec sa machine plus légère des lignards<sup>5</sup>.

Des légions de francs-tirailleurs<sup>6</sup> aux appellations héroïques : « les Vengeurs de la Défaite — les Citoyens de la Tombe — les Partageurs de la Mort » — passaient à leur tour, avec des airs de bandits.

Leurs chefs, anciens commerçants en draps ou en grains, ex-marchands de suif ou de savon, guerriers de circonstance, nommés officiers pour leurs écus ou la longueur de leurs moustaches, couverts d'armes, de flanelle et de galons, parlaient d'une voix retentissante, discutaient plans de campagne, et prétendaient soutenir seuls la France agonisante sur leurs épaules de fanfarons; mais ils redoutaient parfois leurs propres soldats, gens de sac et de corde, souvent braves à outrance, pillards et débauchés.

Les Prussiens allaient entrer dans Rouen, disait-on.

---

# 羊 脂 球

王振孙 郝运 赵少侯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四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002号

Guy de Maupassant  
BOULE DE SUIF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羊 脂 球

Yang Zhi Qiu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21,000 开 本 787×960毫米  $\frac{1}{32}$  印 张 7  $\frac{1}{4}$  插 页 3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50,000

---

ISBN 7-02-001838-6/I·1582 定 价 5.00 元



*Jay K. Hayward*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作

##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 目 次

羊脂球.....	1
从前.....	63
在一个死人身边.....	70
花房.....	77
一场决斗.....	86
一个晚上.....	94
复仇者.....	110
等待.....	118
初雪.....	127
恶作剧.....	141
从一个溺死者身上发现的信件.....	150
恐怖.....	159
抽搐.....	169
完了.....	178
我的二十五天.....	188
拉丁文问题.....	202
佃农.....	217

## 羊 脂 球\*

一连好几天，溃败的军队的零星队伍从城里穿过。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军队，只是一些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的胡子又长又脏，军服破烂不堪；他们的步伐有气无力，没有军旗，没有团帜。所有的人似乎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里迷迷糊糊，想不出一个念头，拿不定一个主意；他们只是出于惯性才在行走，只要一停下来便会累得倒下。人们看到的主要是一些被征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以年金为生的人，他们现在都被枪支压弯了腰；另外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惊慌，也能很快地激动，随时准备进攻，也随时打算逃跑；还有几个混杂在这些人身上的穿红裤子的正规军，他们是在一次大战役中被粉碎的某个师的残余；还有一些和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候还有个把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的龙骑兵，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随着步兵们比较轻松的步伐向前走着。

---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〇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梅塘晚会》。该小说集共收小说六篇，作者除莫泊桑外，尚有左拉等五人。



有着英勇称号的游击队队伍——“复仇雪耻队”，“墓中公民队”，“勇往直前敢死队”——过去了，他们的相貌神态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们，有的从前是做呢绒生意或者粮食生意的，有的曾经是油脂商或是肥皂商；当前的时势使他们成了军人，由于他们的财产多或者胡子长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身都佩挂着武器，穿着镶嵌金线的法兰绒军服。他们讲话时声音洪亮，经常讨论作战计划，并断言垂危的法国全是靠了他们这些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才得以支撑到今天。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他们自己的部下，因为那些兵虽然勇猛无比，却都是些偷盗成性，沉湎于酒色的暴徒。

据说普鲁士军队快要进鲁昂<sup>①</sup>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在近郊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候还开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稍有动弹，他们就准备开战；现在他们都已逃回到自己家里。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时在三法里<sup>②</sup>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国家公路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器械，一下子都不翼而飞了。

---

① 鲁昂：法国塞纳滨海省省会，在塞纳河下游，为巴黎的外港。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占领。

②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韦尔镇和阿夏尔镇折回奥德梅尔桥。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心灰意冷，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再也无能为力了。一个久享英勇盛名，习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然遭到如此的惨败而崩溃，连将军自己也昏昏然了。他由左右两名副官陪伴，徒步走着。

随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人们恐惧不安而又默默地等待着。许多大腹便便的，做生意做得磨尽了男子气的店主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一想起那些人也许会把他们的烤肉铁扦或者切菜刀当作武器论处便心惊肉跳。

生活好像停止了；店铺关着门，街上静悄悄的。偶尔有个被这种寂静吓坏了的居民贴着墙脚急匆匆地溜而过。

等待引起的不安反而使人希望敌人早日来到。

在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枪骑兵，飞一般地从城中穿过。随后，过了不知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下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达尔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两条大路上也出现了两大股入侵者。这三支部队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来到市政府广场会师。接着，德国军队便从附近的各条街道上过来了，一营营排成队的人马，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踩得石板路面橐橐作响。

沿着那些仿佛是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了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sup>①</sup>口令声；就在这时候，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很多双眼睛在窥探着这些战胜者，他们根据“战时法”，可以主宰人们的财产，也可主宰人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他们遮得漆黑的房间里吓得胆战心惊，就像遇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论有多大的才智，多大的力气也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地震把整个民族压死在坍塌的房屋下面；泛滥的江河冲走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倒塌的房子的屋梁；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俘虏，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隆隆的炮声感谢某一个天神；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灾祸，破坏了我们永恒的正义的信念，也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相信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在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在敲门，跟着便走进屋里。这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对战胜者必须和颜悦色，百依百顺。

过了一些时候，入侵者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的气氛。在很多家庭里，普鲁

---

① 德语的发音喉音较重。

士军官上了主人家的餐桌。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是身不由己，内心是十分厌恶的。人们当然对他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更何况有朝一日也许还需要他的保护呢。再说，笼络好了他，说不定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一切都得听凭他的摆布，那又何必去得罪他呢？而真要去冒犯他的话，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种毛病，鲁昂的市民不会再有，因为这个时代和他们当年英勇保卫鲁昂而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的时代<sup>①</sup>已经不一样了。最后他们从法国人待客的礼仪中找到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跟外国士兵表示亲热，在自己家里以礼待人还是可以的。于是，在外面，大家视同陌路，而在家里就谈笑风生，以致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待在主人家里壁炉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即使城市本身也慢慢地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依然不常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在街上已经比比皆是。再说，那些蓝色骠骑兵虽然神气活现地挎着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可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那种轻蔑神态，也不见得比去年在这同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厉害。

---

① 指十五世纪初叶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国统治的光荣时代。

不过在空气中总有点儿什么东西，一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使人不能忍受的异样的气氛，好像有一种气味散播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家各户和公共广场，改变了饮食的口味，使人感到仿佛旅居在遥远的，既野蛮又可怕的部落之中。

战胜者索要钱财，并贪得无厌。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反正他们有的是钱；可是一个诺曼底<sup>①</sup>商人越是有钱，当他们在作出任何一点儿牺牲，看到自己的任何一点儿财产落到别人的手里时，心里就越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沿着城外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在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者比沙尔附近，船民和渔夫经常从水底下捞起穿着军服、浸得胀胖了的德国人的尸体；这些人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或是被一脚踢死的，也有被当头一石头砸死或是被人从桥上推下水去淹死的；河底的淤泥掩藏着这种在暗中进行的、野蛮的和合法的报复行动；那些无人知晓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比白天的战斗更加危险，可是没有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对外族人的仇恨，总能激起几个不怕死的

---

<sup>①</sup>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诸省。

人，使他们随时准备为某种理想献出生命。

侵略者虽然把全城居民都置于他们铁的纪律的管制之下，可是据传他们在胜利的进军中所干的勾当，在这里却一件都没有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大商人想重新经商的念头又蠢蠢欲动。有几个商人在当时还被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港<sup>①</sup>有大笔投资，所以他们很想从陆路先去迪耶普<sup>②</sup>，然后再从那儿搭乘海船转赴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几个熟悉的德国军官的势力，终于在总司令那儿弄到了一张离境许可证。

于是，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以免招来许多人围观。

好些天以来，由于天寒地冻，地面冻得硬邦邦的。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来大块大块的乌云；大雪纷飞，一直下到深夜，接着又是整整一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睡醒，身子在披着的毯子里面冷得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大家都看不清楚；他们

---

① 勒阿弗尔港：法国第二大港，属塞纳滨海省，在西北部塞纳河口。

② 迪耶普：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港口城市。

都穿着厚厚的冬装，看上去就像一些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可是有两个男人相互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交谈起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带去。”另一个说：“我们不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向勒阿弗尔推进，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三人的计划相同，因为他们的性格相似。

可是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风灯不时地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接着又马上钻进了另一扇门。可以听见马蹄蹀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上有厩肥和垫草，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跟牲口说话和叱骂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搬动马具；这种轻微的响声很快变成了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铃铛颤动声，这个铃声随着马的动作时快时慢，有时声息全无，有时又突然一阵剧响，同时还伴着铁蹄蹀地的沉闷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了，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那几位被冻僵了的财主都不说话了，他们一动不动地、直撅撅地呆在那里。

连绵不断的白色的雪花织成了一幅帷幕，一面向大地落下来，一面发出闪烁不停的光芒；它使万物都变得模糊不清，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冰沫子。在这宁静的、被淹埋在严寒的冬天里的一片寂静中，只听见雪花落下时那种模糊的，不可名状的窸窣窸窣的磨擦声；与其说这是一种声音，还不如说这是

一种感觉，这些混合在一起的轻微的细屑仿佛充填了空间，覆盖了世界。

马夫提着小风灯又出来了，手里牵着一匹垂头耷脑不想跟着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系上缰绳，在马车周围转悠了很久，才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只手提着小风灯，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注意到那几位旅客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已盖满白雪，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至少车厢里下不到雪。”

他们刚才大概没有想到可以上车，这时候便一窝蜂冲了过去，那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安顿在车厢的尽里头，随后自己上了车，接着是另外几个遮着头脸的、模模糊糊的身影登上车，坐到剩下的几个空位子上，大家谁也没跟谁说过一句话。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麦秸，大家的脚都埋在里面。坐在车厢深处的那几位太太，都带着使用化学炭的铜质小手炉；她们点燃了化学炭，轻声列举着这种手炉的优点，其实这种重复讲来讲去的事情，她们全都早已知道。

马车终于套好了；原来是套四匹马的，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于是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道：“都上车了吗？”车内有人回答：“都上车了。”马车便起程了。

马车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



轮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低声呻吟，六匹马一走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手里那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不时地噼啪作响，四处飞舞，像一条游蛇一样时而收拢，时而展开；有时候鞭子突然抽打在一只圆鼓鼓的马屁股上，马屁股便用力地往上一耸。

这时天色已不知不觉地亮起来了。那阵轻盈的雪花，也就是车厢里一位旅客——一个土生土长的鲁昂人——比作的棉花雨<sup>①</sup>不再下了。一道混浊的光线透过大块大块的乌云投射到地面；乌云密布的天空把白茫茫的田野反衬得更加耀眼，田野上时而露出一排披着霜衣的大树，时而露出一座盖着积雪的茅屋。

在车厢里，借着清晨黯淡的光线，大家相互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里面最舒服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乌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正面对面坐着打瞌睡。

乌先生从前跟人当伙计，东家做生意破产以后，他盘下了铺子，后来发了财。他专门把劣质酒以低价批给乡下来的零售商，因此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间，他被看作是一个狡滑的奸商，一个脸上笑嘻嘻、肚子里全是鬼点子的真正的诺曼底人。

<sup>①</sup> 鲁昂是法国著名棉花贸易中心，故有此语。